國朝文錄

湘帆堂集文錄引

湘帆堂集臨川傅平叔先生著按其目次共二十六卷十三卷以上爲文以下爲詩予家所有僅十八卷詩自南濟草以下皆亡蓋予甲子館灣溪邑前輩黃貽堂祈昌所手贈者平叔之文最爲李穆堂先生所亟其誌蕭定侯墓也謂 國初古文侯朝宗王于一魏叔子朱竹垞皆健者而平叔爲第一耿耿以未見全集爲歉今觀其集少時學制舉藝於陳大士稱入室弟子已又與與伯少游兄弟切劘爲詩古文諷讀書傳練揣摩舊欲指諸生業讀抄三國兵要序及抄兩宋名臣集序可見也遭逢世變倥傯無聊壹意著

書以抒懷抱所著臨川記編年圖絜五經猥鴆圃筆畧等書皆未行其見於文者往往具奇解特識如春秋論及十二諸侯年表辨諸篇實爲確不可易詠初甲子辨雖前有言者而披抉較詳他文則以深心抒妙理其旨遠其詞危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頹然天放絕不依傍古人往往入神亦或不衷於雅惟應酬之作則實不工蓋感憤無聊嬉笑怒駡時勢所逼性情亦因之而移固不能轉其抑塞磊落之氣而爲中正和樂之響也今擇其雅馴者存之不惟傳先生亦足慰穆堂於地下上高李祖陶

湘帆堂文目錄

湘帆堂文錄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敘

高安廖功泰宜

○○陸宣公奏議抄序

三代之上。何其君臣皆賢歟。其所以養而成之者。必有其道矣。自秦變古法。君尊臣抑。而教養之道不脩。是以人材不足以致治。而君亦自謂其臣之不我及也。故天下之治日趨於苟簡。甚者亂亡相繼。而君臣皆小人之徒也。可不哀哉。幸有傑然特立。受不世之材者出焉。而或在乎下位。或阻於匪人。匪人勝。則中材之君子。往

往爲其所忌而不能容又況於賢聖之徒者哉千百年不一遇而又使之在乎下位幸而在於上位信任於君矣而其君不學又日夜與小人從事以敗其所爲則天下之治幾何其能成也昔唐天寶以來中原多故以德宗貪昏庸忌之主而有命世之陸公以爲之臣雖以方鎮聚斂蠻狄宦官外亂內發擾攘無寧日而公以一人盡心力以爲之用能使人主愛敬不得不生而小人亦有所畏而不敢肆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亦可知矣不幸天未悔禍裴延齡之徒相與日夜謀所以去公而德宗恣欲不悛卒以忠州之貶徇小人而忘社稷雖德宗之過蓋亦以唐自太宗以下皆以不學之君立

總括議論

於人上不能修身興學以教天下之材是以正人孤立庶幾三代之佐亦無以成其功也可勝嘆哉公之議奏自歷代名卿碩輔莫不規摹祈引以告人主若將見之施行而其中豐財練兵恤民除吏大抵資變通以宜時會者多獨於其端本清源足以為君臣之大戒者則又以其出入六經幾於聖賢之旨非人情所便者以故不能踐而實之而治道卒於苟偷無以復於先王之意及其文詞蓋沿唐代之遺而易之以切實疏達明斷事情彬彬乎質稱其文焉顧論者乃以四六為嫌而不列於古文之業是偷實學而工詞華也愚竊惑焉取其書而手錄之凡若干篇編其年月稍稍次其

事實而發明之。今天子勞於庶政。所以教養人材而成之者。庶幾三代之盛。將必有如公者出焉。則君臣相遇。不可謂非其時也已。

崇禎三年孟夏書於白門寓中。

剴切多姿絕似南豐學西漢文字。人才素未教養故小人多而君子不能勝而推尋根原由於其君不學故公之奏議其於端本清源幾於六經之旨者卒不能用此等議論筆墨俱臻絕頂

抄三國兵要序

庚辰夏予客寶應節中值齋三國志一部時時讀之反復再過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妙者錄爲二冊而國容不與焉但依傳次不以事爲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之中間參用本注所載漢晉春秋及吳歷蜀誌江表傳諸書魏誌特多蜀最稀簡陳壽固云先主機權幹畧不逮魏武矣他棄取裁皆出一時碎意不能無遺也寶應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望疑城波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百里內則元龍父子之豪臧洪之烈張子綱陳琳之文皆在焉使何大將軍聽孔璋言卓不至雄天下未

（深意）（慧能向大有）

必大亂也余謂與孫破虜勸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言同其先識而志以章表目琳過矣此冊錄竟令劉君適見獻時江淮間大旱蝗蟲蔽天劉有憂色余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攻時乎是歲蝗蟲大起穀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軍資已盡猶能籍黃巾精銳爲兵卒定兗州今天子明聖令行萬里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爲白繞眭固所困何哉君家豫州有云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正坐許汜輩多耶劉嘆曰子之言是也

中從寶應生意後又從大旱生情皆落落數言而味韻無極

抄兩宋名臣集序

余老諸生嘗恨不通天下事讀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時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當熟脫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用於是銳意取宋人經濟言錄其炳炳烺烺者而他文不與焉又擇其才盛者人別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以論其人之本末始家君令闔門生半背誦以蔡君謨集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文絕敬愛之首錄忠惠公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蓄書諸孫以蘇范氏家藏本乞予有陝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嘗敢不過也已復得忠宣公奏議偉哉可謂

世臣故錄范文正父子集粵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常守是郡刻其奏議八卷吾鄉張比部瑀守肇載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深與予善深文昭公肇裔也數詢其遺文有耶則對曰家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令請贈君再拜受之故吾郡惟余有曾文昭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泰太虛邑也錄淮海集是年撰三國志兵要書以摩世務矣壬午行七閩幾遍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舊版精好買讀舟中至靖康傳年錄建炎日錄心動膽張若有告予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錄李丞相集同郡歐陽澈以布衣爭忠定忤汪黃與陳東等俱死市中予展轉崇仁求所謂飄然集觀

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錄萬書附焉丙子罷應天試歸而病作余
閒危坐讀書可已瘧時錄陳止齋楊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果瘥
葉水心陳龍川集者丁丑游吳興所得也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
其人故錄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余所流連惻愴不
能已者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為主故不暇錄錄其
論事者為文丞相集總十餘家先宋六大家以全書自隨不具錄
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表
聖王元之呂聖功韓富文司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
諸所購原本皆棄去唯李泰伯黃魯直集獨完而向所錄十餘家

者余雖流離顛頓殆不去身也嗟乎始予錄宋諸公文以其議卑近悲○壯○激○昂○文○氣○亦○十○分○精○揚○讀○之○令○人○起○舞○今而易行也士之貪如慶曆熙豐元祐諸君子以文學論議顯於亦○令○人○心○擊○碎○唾○壺○朝或之獲爲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練荆襄兩淮金陵臨安之形勢抵掌借箸以警動當世若信國科名大節余固萬萬不敢論最下亦爲歐陽布衣發憤叫擲以附于李綱之黨而死則雖身亡家破不與草木同彫腐尚未可知也而噂𡐳汩沒於糊名易書之內者二十年挾殘袠抱故紙以竄於山陬水澨之間雖使文章巧于稽漢而無所發其狂言已矣天時之難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公竟何如哉余所以紀諸本所由得而欲獻涕淚者以此

中間點亥各錄處錯綜盡致末段一氣捲收眞有大海迴風生紫瀾之妙。讀此并以上諸篇見先生抱負不凡讀書能觀其大簡綜揣摩實欲措之天下志雖不就而其意篤矣

○○清溪會業序

文者皆其人之言而已獨今所號時文取古人而生之而鳴之其言微也彰而顯之其言短也引而長之直也曲之以盡之正也反之以輔之蓋幾全乎他人之喉舌而喪去乎我焉者然及其翕闢聚散之方參伍因革之用體氣之柔剛才指之甘辛作者往往恥

文剞劂庭問我之而且自見

於喪去其我必使善讀者覆焉曰是某之言則今時文其百倍古文難宜也而所覩學者成古文以數十年猶恨其疾攻制舉不期月輒高第去何故哉予嘗疑之今年試歸始得交吳興周子韶子韶勞我卽數我曰若故宜爾耳制以七題竟日限士而文之妙或

精思通神或萃樹造極是兩妙者皆不當于鎖院嚴鼓時求之譬之鸞翮見鎩雖鶴在樊精神少矣余乃爽然自失無怨色既而通子韶前後文讀之益有味乎其語若其淺醇蘊藉網絡今昔無論獨淵旨宏辭頽然天放谿如詠懷之作莫測其端崖也余嘗一至若嚮今于其文猶若俯仰眺升諸勝而擬寄于汀蘭岸芷烟霏霧謂之閒竭然後嘆于韶之所得深遠矣精神開發見于山川其妙有在于巧遲拙速之外者願久困側舉中如余最所交孤城十數子亦皆落落晚遇何也余猶終疑之豈鸞皆鎩而鶴皆樊哉無乃既取古人而生之嚼之而又不能毀去其我故以數十年之專而

遯彼不期月之功也善讀子韶文者覆而知之矣

文必喪其故我而後可遇論旨甚奇文亦頹然決放所謂一卷

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者

亦騷篇序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偕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苛古作作必關世變風教覽國殤厲鬼章三致意焉至其歸山川之容修閒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积數百章爲（一篇之文首尾照應此用閒）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淵中飲酒彈琴與予聚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顧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以樂憂語行而若）（與宗傳是樂憂也歎五復天淵）也騷何常之有夫人憂則慽慽則菀菀則嗞嗞則吟吟斯歌歌斯

舞甚且醉狂激蕩謼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烏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閱靈均後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其言曰與富貴而詘于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于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汎汎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其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騷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三焉非特以屈摘賈以魯擊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之原恥六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

不同要以傲遨浮游陸湛齋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且微（辰樂憂之言至此解箭）獨連也與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辨亦騷也（索性索人）獨張儀不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躡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相期不敢高庶幾作為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旨卒降而為騷何不遇也然世異時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我于是自放山顛水涯觴酒賦詩以餔醑啜醨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慰恨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牢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且必傳傳之其人有能熟讀予匯文者亦可為名士矣

以樂爲憂見解奇以曾仲連作註脚證佐尤奇危苦之音沉曲

之趣眞令人百讀不厭也

和陶飲酒詩序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帷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爲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迴旋兩側、游更大郡、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詩固難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君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蘖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盡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夷

而無惠卽有馬隊之續之而無粟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爲所得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謁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粱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有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爲好事之謁傳而在此事先哲有辨然吾觀詩意返治前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點鑿以此爲模本矣夫歷久而更其法密其辨然後可以追語皆天然天醫不明于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症之砭也今人作十日思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爵躍而遊不爲孤何至引鳳門以

足三隱之數且偶然一笑圖爲口實此皆擬人而好三之過也若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愼飲酒哉雖然之三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入微之論昔人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惟魯男子也

游愈上詩序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畧窺其樸而與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姿韶肇秀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輒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者（予詩亦是如此）亦有止乎義理而無發乎性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概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胷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子何敢言詩如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於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

國初詩家實少論此

為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夙乎夙乎擁重資而詠貧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於三百篇疾合耳且閒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測而謎目妄訊如覗乎藪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即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知而悔之巳晚故願亟為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不墜無使雅降為風之迂說蕪沒詩徑也試質諸日生父子郭治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軒風于雅之上此意談藝家曾未之言中間指出擬騷效陶二

病尤切中俗子膏肓

○書司馬温公詩後

此司馬温公詩十五卷、余得之人家廢紙中、歸而整緝之、余雅嘗公與韓忠獻王文潛論前輩推數大家宋六人雖固當其於此○此○語○無○人○見○到○兩公如嵩岱然何以故文人之指元臣之度固不得而同也讀六先生書久之使才者善爲文讀兩公文則不敢復措一語而温公高識博學正詞直氣介甫動曰君實兩漢之文有以也公詩即不佳見猶寶之况詩乃佳若此蓋公最愛梅聖俞詩其謝梅詩曰名字託文編、他年紉不朽、又曰留爲子孫寶、勝有千金珠、其重之如此然余間取詠昌陽拓碧石屏二詩觀之輒嘆公之所以籠罩翻

野囿自有以而聖俞竊吟有意乎工者陛乎其不相及矣公詩末云愼勿示要人坐致求者繁將使括蒼民呼嗟道路問嗟乎此則司馬公之詩也而聖俞何有故余恒論宋詩文大家之指如此而兩公皆非强爲力就者至如銅駝陌上桃花紅洛陽無處不春風卽何遜宛陵諸公哉喪亂來失公全集將購未果而今得是詩喜因記冊末使後之子弟毋得廢書觀云

此卓絕之見予近得傳家集讀之深以此言爲然

陳烈婦傳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若水王公孫女、嫁諸生陳謣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成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縣西諸村落殺老弱亡算。將近成塘。初正夫大父著梧令之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謣。謣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眞筆。常自褒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弃簪珥衣襆。獨持一手卷。著脅前。與其母倉卒離鄰家源晡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屧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歲而翰卿以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踐三尺

許烈婦止不動恐母曰娘老矣疾走走母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
（此魂後不見下落惜哉）
池急躍投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
（照此上二段妙）
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祖
久之弟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援成塘語絕痛
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古有冢
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惟戚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
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斂肌顏玉雪惟十指甲盡脫血凝碧時兵
（照上指甲盡脫之故）
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踏溪水衣帶濕波而輒
長戟鉤取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

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謁祖母吳孺人誰時持孝烈婦守讀壽見祚淡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之作傳（某細先生）其喪之也褒絰而出以杖拜賓不避尊者卒哭而狀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歲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于禮一等

敘次如見結以斟酌喪禮尤妙

○○陸伯麟小傳

陸伯麟元伶人也不知名初號陸丑善詼諧至元中葉李西夢炎（此卻近事不故）賈餘慶等（賈音古 故獨名）與南人通貴十餘人醵飲燕市酒樓中演吳越春秋雜劇至夫差將亡使伯麟行成齣王且罵且遺且泣丑爲驕倨自得狀盡去故時調謔語不用待王罵畢從容彈指笑王曰扯淡扯淡我伯嚭在吳國是個太宰明日到越國也是個太宰（誰○發○千○古○之○覆）我太宰無失其爲太宰因指吳王肩曰誰教汝作這一家貨時場下觀者萬人笑沸天不可止坐上色如土灰矣丑復下古門酌酒一鍾對衆人自勞曰我這科諢妙不妙（九○妙○在○哭○）飲畢大哭十餘人立罷坐遁去丑亦不

、、。知所往。當時以此著名。故號之為陸伯麟云。賈[illegible]丞相既北後。有一幕府客失其姓名。亡之江淮間。為元將所得。降之不可。釋而禮之。終不為用。一日將置酒尊為客。輒就上坐飲啖如他時。伶人請命雜劇。將讓客。客即曰。吾生平好觀韓蘄王故事。將不得已曰諾。至苗畱兀朮內外交訌之際。輒浮白拍案。及世忠慷慨勤王。伶人知客意頗盡其技忠勇淋漓。客乃令酌大斗。置燈前。連飲數大斗。此客面皆不譜一詞所謂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也大呼。一躍丈許。眉出于梁。將與諸賓客及堂下觀者千人皆謂然。立不敢出氣。凡數十躍。復大呼。嘔血如注。立死堂上。將明日厚斂之。是時吳中士大夫惜之。隱其名不傳。陸伯麟在伶中見其事。嘗

爲人道之勃勃有生氣或曰非陸丞也事見輟耕續錄

一奇事奇文上下兩事合而傳之尤爲奇搆

祭謝培源閣老文

嗚呼星之隕也典型盡矣誄公而哭者多矣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而況小子之于公乎雖然敢質言之夫以我公華貴近日月之光鼎臺增朝野之重盛德高歸田之後大節著沸地之餘方其史館講筵司成分考皎如玉樹鬱為文程屢更甌卜則守難進易退之風蚤請循陔則同一日三公之介既而卷舒合度存亡一心家為孝子國為儒臣前為良臣後為貞臣生為名臣死為明神抑何恨哉竊復旋觀公之終始宋末三賢殆無可愧處公之地處公之天既審且安不缺其全何以言之盡公之官近文丞相而不必蹈其

握兵公之鄉近先殷山而不必歿其賢卜公之詩文老而益進似家畢羽而不必爲其流離而恸絶此公之處己者辯也然而獨勝前賢之遇者持家如萬石子孫而可以無惠州勉除之憾藉光如桃源歲月而可以無天佑驅北之皆阡陌唱和如栗里南村晨夕而可以無韶卿子善收骨許劍之事此天之所以處公者審也以是正人服之鄉人愛之異類亦安之衣故衣冠故冠臘故臘從容近墓以從祖宗者舊于地下而見先帝諸忠于天上得名得壽全生全歸非我公之謂歟復何待後生小子雕鎪刻畫鋪張揚厲于隻雞絮酒之旁以附于豐碑樂石之誼乎哉爰寫末辭用先非

○真麁或頷之不遺少賤尚纖

一氣潑出議論驚人情至文生不復知其爲蘇爲譬

祭安所公入鄉賢文 代諸父

嗚呼是果也雖孝子慈孫不能得之于衆論之不齊而況以果等之不肖獨何力而至于斯蓋議發於庠序之英而質於州里之口稱於鄉邑忠信之賢而俞於賢學陳公戴怡者也先生之德後人不能追而鄉黨之推也先生不能辭今世所尚者封爵不足以爲榮公之器而人所知者文字亦適以爲有道之贅耳此躬行之君子所由獨貴于宣尼然先生之祀于此也非所獨自幸亦非所以爲子孫之貽謀聖道之大明而不晦必人心之皆公而不私作德

易經大修設

者或將以是而興起而況于先生百世之本支敢不勉建前軌以

上負先生之敎而下辱縉紳學士其父析薪之譏乎淸酒釋菜庶其格思既諏吉日而參閱故之處遂特剏議以爲家乘之稽後之傳高士而誌隱逸者其取于此亦未可知也

亦只用一筆寫出絕頂見識全副精神

春秋三傳論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春秋之作懼莫大焉弑逆之誅事貴顯爲不待于微辭奧義亦非可以游移而而抑也今公穀之例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然而不討且葬者有矣鄭伯髡頑是也曰髡頑之弑經不書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葬其公何也猶曰般立爲君矣無所討也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而葬悼公何也則又曰君子之赦止也盜殺蔡侯申國人已合討公孫翩矣而經不書其討賊因葬昭公其義何居至如齊人弑悼公則經不但葬之而且沒其弑文矣凡此數條皆牴牾

而不逆故知不書葬之說未足據也公穀又曰弑君賊不復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所非親弑猶許悼公非者亦以明止非眞弑非弑而弑之既弑而不弑之春秋豈見戲乎且盾復見經以事必見經也猶之公子翬也其他弑父與君而立乎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施之他人乎此故知賊不復見之說亦非也（上三段駮公穀）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段駮左）其說似矣然君而見弑孰不有無道之積者乎臣而弑其君孰無罪者乎諸見乎國齊光蔡固皆無道也可誚不及民乎莒弑庶其太子僕也晉弑州蒲欒書聖也密州之弑實展輿也蔡申之弑公孫翩也而概不稱臣豈不傷教

而害義乎然則左氏稱君稱臣之例亦未足據也大抵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而有書有不書夫弒逆大事也而有書有不書則其書之而有詳有畧有同有異固不足怪矣或者一斷之於經而棄傳不取乎則買皐之弒盾親之也許買之事止操刃也髡頑卒鄵實瘧疾也盜殺蔡申非孫翩也此其於經快矣此樸且經亦難然則歸生之斷棺非由權不足矣程滑之弒厲未必為賈錄矣而乾谿之事誠出比手問疾之縊初不闕王子圍也而可乎或者又以為傳不通求之經經不備求之傳然于有見忠臣之至於止見孝子之至此二事者三傳皆合而其義皆不妥則其他弒君之獄未易斷矣弒君之

適信

獄尚未易斷則其他大義數十微文數千又可知矣

春秋實是難看無論三傳不足據即漢唐至今之說者言人人殊亦無定論此文即一端推勘而窒礙實多況全經乎故介甫斷爛朝報之言雖偏實確

○蚊賦

秋風清秋蚊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疲于奔命于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此勞哉蜺蟧春鳴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為而滋此自夏徂秋為生民蠹使我夜不爇燭耿耿於幽室之中者非而倚也耶吾聞自淮以南謂之蚊踰河以北謂之蝎然則蚊蝎細也如蝎而戮如虎而蹄蝎猶可禦汝不可搏虎有弗入蚊無不鑽利嘴刺骨月繁毫端負山匪力合黨撫難乍鳴則耳為之聒忽嗜則肌為之酸眾妍媸則畢害究賢愚而靡歎且汝得氣于水草之交連類於蠛蠓之小肝腸幾何啼饑不了多於趁

人之蟈蟝於蝭蟧之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草青盡命儔而嘯侶皆飲菫而漱渶何故擾吾懈倦敝吾精神特矜憐其靡靡姑右拂而左紫試陽森而揜捕汝則有無餘刑先生罵未卒而疲似夢而浮似覺而沉恍惚聚言有若雷音曰有是哉先生之不廣也余有籍於帝輕舉若仙宗黨藩蕪宮室芊眠藏光用晦惟蟲能天夫人合四大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膚汗雨流而凝血何異草木之膏獨拒么麼之嘬若乃蚤輕而僕蝨淫而貪皆君身之食客常自處於東南徙彼留而此逐詎淸婁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肉斯蚊氏之稼穡儥

(伍冠抓來多者益辦)

之士以攻闘穿鑿爲雄。商以牟利欺紿爲職。銓衡則鬻墨於遷除。臺省則穴舍於恐嚇。主計者乾沒縣官之錢。典廚者屆漏太倉之積。行伍乎牙蘖之分用。郡邑乎臨司之乘戶。其餘更若法吏相爲患。然文武之吏。實爲赤縣之蠹。功曹之官。即是都城之虎。猾賊嚙人爲糧。悍兵賈人而糶。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

(貪今無獨以對)

如蚊者又焉足數乎。先生必欲窮其螫惟殲其類。灼絶千年之種。屬安四方之夢覺。曾不見乎露筋之祠。倒蚊之佛。有殺身以成仁。無便已而病物。故目吸風飲露。蟄伏背甜。雜螢火之隊。倚蝙蝠之饑。生者嗜釀物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紜紜。齊齊醜醜。或集

四股或鰲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遭捷雖幸中于二三每駭遁其七八乃平怒而披衣攤雛群於天末含曙光於北窗臥羲皇而却襪

借此以調笑一世妙在純以神行高雅絶俗

十二諸侯年表辨

太史公表共和以後諸侯實十三國也而稱十二者索隱及蘇氏洵之說皆以爲不數吳也吳不數而序之者吳僭伯焉耳余竊謂不然吳夷也楚與越亦夷也淫名而病中國楚于吳愈矣何爲黜楚而儕吳哉其不數者燕魯也若嘗萃六國表而觀之按表首周次魯而後齊晉秦楚次之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又次之其曰十二者以魯爲主也猶六國表首周次秦而後曰魏曰韓曰趙曰楚曰燕曰齊繼之其不曰七國者以秦爲主也夫十二諸侯表據春秋而次者也六國表據秦紀而次者也春秋詳于魯故序皆言春秋

其始曰太史公讀春秋。終曰表見春秋國語。而日月之錯皆書于魯十二國不與焉。秦紀詳於秦。故序皆言秦。其始曰太史公讀秦紀。終曰予是因秦紀踵春秋之後。而日月之錯皆書於秦。六國者不與焉。然則太史公非有所不數也。其據以作表者則殊焉。十二國與六國表皆然也。何以謂不數吳。吳處十二諸侯之末而不數。則齊之於六國亦然。而謂實七國不數齊乎。敢問越何以不載。曰越微甚。事五見于春秋。不若吳自壽夢僭。成公七年入州來。十五年會鍾離。通上國也。且宋杞二王之後也。杞稍先見於經。然與許莒滕薛之屬並不得比于成國。則表皆沒焉。況於越乎。越不得列

於表而吳得列則越非獨以夷黜矣吳不得以夷黜而與楚俱列於表列於表而復不數之則無義矣或曰六國之不數秦羅秦而賤詐力也猶十二國之不數吳惡其夷而强也是則然矣子之不從焉何哉曰不然吳不愈於楚前既言之矣且秦之暴戾幷吞非一不數微其罪也進而本紀之表六國而先之矣徒曰不數焉何益或曰雖然越不列于表以其未幾而散也吾知之矣計其享國久長遠過於吳而若是異焉何也曰越之事見於春秋之將終而

末單辨越之先刪

自允常以上無文字可考者是以不得而同于吳也且太史公于

仍以六國之說總結吳越數事而

表六國也凡春秋時未亡而爲七國所攻滅者皆各附于其國而

紀其世矣未嘗不具見其興壞也是故鄭韓滅也故附韓宋齊滅也故附齊越與魯莒杞蔡楚所滅也故附楚而衛附魏者以魏囚衛君更立衛元君其後入秦爲東郡皆魏衛之故地也而薊貫初主於趙傾子故又別附趙是春秋諸侯之存於周元王之後者雖

作者苦心一[illegible]於出

不列于表而猶得以覽觀也越雖滅吳然上不數於十二諸侯下不得比于六國盡與杞莒同而淪于蠻夷不通中國之禮尤甚于吳太史公安得而表諸

以六國表證十二諸侯年表妙解拾諸目前前人何以憒憒

○永初甲子辨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故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明白如此不解諸儒何以昧昧）予因就集考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

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辭、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己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旱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纂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為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例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

不妄傳會或會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維晉義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則永初以後詩卽不見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如後見宋武王業日隆遂并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玄尚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又云此陶公今古相傳一段佳話耳予乃善辨之何爲予謂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胥次磊落隨意

背矣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此眞快辨可以糠粃前人然考宋潛溪集已有此辨特不及作者之詳耳近錢竹汀曲爲解之謂史所言者文非詩亦是一說

〇〇讀後漢鄧彪等傳

余嘗觀蔚宗自負其史有精意深旨。尋此等傳。信哉其言之不誣也。按傳同五人。鄧彪也。張禹也。徐防也。張敏也。胡廣也。其人皆庸庸。無勁正剛毅之節。而名位益高。前後官封恩賞並篤。故范子於彪則曰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於張敏亦云、在位奉法而已。其叙禹爲三公。後孫祿無奇止諫車駕幸江陵、言險遠耳。言上林空地、假貧民耳。新野君病、表皇太后陛下不宜數幸其第耳。至于徐防、則曰職典樞要。周密畏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拜司空。但奏定五經章句以試博

士弟子而已而又終之以中郎之胡廣其論則曰方執易因險塗難御古人以寡安爲戒豈斆公之謂乎其贊則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斂正疑律防議違何胡公庸庸飭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而諸傳之中所詞繁不殺者非曰存問羊酒則曰親臨弔祭非曰給帷帳牀褥則曰賜刀劍衣物非曰特蒙賞賜則曰甚見優寵比附爲宋可以謂之良史而胡廣則又漢興人臣之盛所未有焉此與史記稱自甲屠嘉死後丞相備員皆娖娖廉謹無能發明功名著于當世者一律此劉子玄所謂貌異而心同模倣之善者也再以史記作讀史記于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靑翟趙周輩皆波及不傳以爲不足傳而范史于五人者之

前則傳朱暉朱穆樂恢何敞之倫盡皆以尙書侍御史三府椽屬而抗志危言甘心彊諫者而數公乃若此鄙之之甚也左傳于季

亦傳稱見其一賤相爲言閫亂倘有此德後述不可得矣

文子死舉其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以爲忠盡亦此意所以識其大也後之爲宰輔立傳者豈可牽陳細行曲謹以爲盛名耶

絶大眼孔絶高筆力

病中與陳與伯兄弟書

衡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賜纂未高二老友衆居難覩三則狂矣大史公何人（嗚呼之神可）（掬）而衡亦敢言身後所文采不見于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發點頭之知已謂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曾子建稱丁敬禮員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與伯少游則其誰少間強起蒐舊作古文最當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縢出亟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示公大團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

之闖古人閫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亦大好誑人耶欺
故人耶衡不敢居兩兒試投碁隙畧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
應時汰落使知去留意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用娛酒
杯何必供人閒翻知我深者與聰明好學者與不貴耳而賤目者
與不是古而非今者與不以名位容貌動人爲重輕者讀須笑傲
（予今黄[?]先生為一家[?]先生）
流傳人口萬有五十年後突得一知已如蔡中郎袁石公者等而
（有知甫亦心折）
竟顯大風飛蕩疊數十丈雖投之不下矣妄想亦曾及之卽不爾
（玉琬堂集中贊先生文凡數處）
遭一文名臚必傳者吹毛求疵貶駁辨論以余文入其書彼爲衡
（以為亦可予一文十分上）
岳予爲紫蓋姓名因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

文巽浮烟于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强進大年老居高翔而不食況以嵜具勸人乎雖然凝山一寸紙潑背裝潢僉見綾絹束紅鐵全帖分送者而蹴踏之且亡論累毀三百年騰謗祭葬大老集亘如山序炫爛板精好袤堅栗者或裂出其前反顧而趨俊在後亦勢

可入世說新語 文人暇日惜有此行妙仓褚秋古時

有必至鹿死知誰手哉苦廬塊枕戰氣方深以酬以時集詩古文不宜最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君鍾愛提手督勝莊誨諄化初以一第見期巾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淫漶覺不爽時文一問雖知衡數奇無俟骨然四肢足而無惱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繼

忍墜文章與秋草同腐寒螢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壽如杜甫不過二十年弄聲韻稍增至李白六十四中間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之輩可懼矣獻歲菲之小文雪駑駘之憤恥此其時矣去年初作六戒後因一事奉先君命不敢違遂弛此禁爾後詩文復動習口備精庇病愈快走徙飾還如曩時猶欲踐履前言專溫舊書加新書束沈韻于高閣庋秃筆而罕御如張丞相蔡老百餘歲反飲乳自養（子晚年得此老亦粗足）優游饜飫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使識者以變後之少陵海外之東坡相況豈不偉哉斯言雖狂眞衡伏櫪遠志也此

事在天顛當疾甚瞶亂中概不暇遑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爲念耳家有傲帚享之千金同笙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顧無笑其騃狂而統觀之旦夕報我笑甚不宜

此書牢騷抑鬱自慰自嘲其一種淋漓酣暢之氣似從太史公得來柳子厚柳州以後諸書亦其似也文人晚年景象如此有味哉